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宋 衛湜 撰

曾子問第七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以曾子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别録屬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

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鄭氏曰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者也禆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禆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禆冕則大夫也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静祝聲三聲噫歆警神也其夫人之氏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朝夕哭位

舉幣舉而下埋之階間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異於春秋之例案喪大記士喪禮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鄭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近殯位故也大祝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言裨

者取其繢繡孤卿則絺冕三命再命卿大夫服玄冕經云大祝禋冕則於時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可知大祝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以丈八尺為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告殯若於堂下則太遠堂上則太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古人發聲多云噫凡祭祀神之所饗謂之歆今祝作聲欲令神歆饗故鄭云歆警神

也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案喪大記云君將大斂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即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南面故云房中婦人也案士喪禮每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哭位即行朝奠故經云遂朝奠也幣是小宰所主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賛玉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下文云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案熊氏曰經稱

奠幣於殯東則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也殯東几蓋於常几筵之外别特設之天子諸侯在殯宫有几筵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今以世子繼體之貴故特設几也

嚴陵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慎哉是以禫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

禮也於是則或禫冕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
非履之以吉凶之間也
山陰陸氏曰君薨子侍以立士大夫也古之人植遺
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用此道也事變時移漢始垂
簾矣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
禫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
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

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鄭氏曰三日負子日也如初謂如告生時宰宗人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世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

初日子生之儀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案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三日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子至三月為名始見君今喪禮畧於負子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告生時已用也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裨冕者以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大祝亦從子升堂經文不具耳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祝主接神故先進少師奉子次從祝也以其告神

同吉祭禮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也世子不忍從阼階升故由西階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東南故云殯東南隅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主哀甚故盡階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衆主人卿大夫士在西階下

北面以子稽顙哭故亦哭爲踊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也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哭位故皆袒子至此乃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以下反位亦踊也當踊必袒故鄭註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鄭知奠出亦朝奠者以在殯無特告奠之法

山陰陸氏曰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著子雖

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著一日不敢無師傅也

不言大師奉子以衰嫌褻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

宗廟山川

鄭氏曰告於禰告生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

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

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

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前論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葬後世子生之禮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然直云三人告禰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經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既畢故子生則攝主不服與羣臣列位西階下自依大宰之禮與大宗從大祝裨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言裨冕束帛盡

階不升及其之子生敢告者從可知也葬後神事之
故依常禮三月因見乃名也

山陰陸氏曰徧告徧告同盟諸侯知然者以言及社
稷宗廟山川知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
非不告也其主言者同盟諸侯爾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
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鄭氏曰祖禰皆奠幣以告之告奠互文也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臨行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職道而出者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留故五日而徧牲幣當為制幣一丈八尺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曽子問直云孔子曰者因上起文也篇內時有如此諸

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服裨冕者案覲禮侯
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今諸侯往朝天子爲天子將
欲於廟受巳之禮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故鄭云爲
將廟受也上文巳告於祖奠於禰下又告於宗廟山
川是後再告言徧則五廟皆告也諸侯有三卿五大
夫經云五官故知五大夫大夫數多直言五者據典
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
總主羣吏如三公然既命五大夫亦命三公可知經

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祖祭道神而後出行絫聘禮註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軷山行之名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乘車轢之而遂行其牲犬羊可也此城外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祭之其名未聞其位在廟門外西方喪禮毀宗蹤行是也軷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注燔

烈其肉為尸羞是也告者以五日為限近者就告遠者望告所以爾者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非禮按熊氏曰此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鄭此註云牲當為制天子則當用牲故鄭註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是也

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所告葢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此以出也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

宗則為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為位也蓋道或有遠
近禮或有輕重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
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
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
用牲幣又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自惑也孔
頴達云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
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凡
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

邪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
告雖或用牲而其它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
玉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
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
民魏絳請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凡此視
其事與時而已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
侯之出必告於祖奠於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

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略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歟五官即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言命五官其一官蓋從行矣此主二王之後言之春秋傳曰六卿和公室宋也二王之後六官備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鄭氏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故告於禰朝服為事故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孔氏曰上文諸侯朝天子故著冕服出視朝諸侯相朝降下天子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為事故

也案熊氏曰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註云皮弁服是也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自啓及葬不奠

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並有喪葬之事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既父喪在殯先葬母從啓母殯至葬唯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柩車出門至

次處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以父喪在殯爲重若於此悲哀是輕於在殯者故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出門外遂行而言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奠父之後孝子告語於賔以明日啓父殯告賔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案既夕禮主人請啓期告於賔之後即陳喪事故鄭知殯爲賔也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虞當異日案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

令重者居先

横渠張氏曰葬先輕奠先重古者掘壙而葬既並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葬先輕而後重禮成於重者

藍田呂氏曰古之並有喪各行葬虞之禮不相合所以致其哀所謂葬先輕後重直謂自家遣而行之既葬然後再舉後喪耳今必不能然則在量宜處之或以先喪前期而葬亦可行之次序自當尊卑有序也

俗之議無義不可取

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於其弗忍也所以先輕而後重奠者求神之道也人子之心所至切也君子於其至切也所以先重而後輕故孝愛之心常在所重唯其不欲遽於送終故既封主人贈祝而先歸唯其欲速於求神故反哭則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絶故也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内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猶娶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山陰陸氏曰子曰參也魯爲其魯也有至誠焉故孔

子有雖不問而告之者矣若此是也

河南程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

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嚴陵方氏曰爲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爲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内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

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鄭氏曰冠者謂賓及贊者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

孔氏曰自此至饗冠者論冠子逢喪之事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今既有喪故三加而已不醴

之也初欲迎賓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未及期日而遭喪言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因成服而加喪冠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故鄭云俱成人之服

嚴陵方氏曰門内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所以行義而已故冠禮内喪則廢以其義有所屈故

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醴以其變常而為之殺也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鄭氏曰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饗謂禮之也

孔氏曰曾子仍疑而發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

之後不更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答曾子謂諸侯
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
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中榮君之賜
歸設奠祭於已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
也唯行醮以相燕飲不用醴以禮受服者所以然者
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更為初冠
禮然則因喪而冠除喪不可改冠也酌而無酬酢曰
醮醴亦無酬酢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

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案士冠禮適子醴於客位庶子冠於房外遂醮焉醴是古之酒故爲重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又士冠禮云不醴則醮用酒謂國有舊俗聖人不改者孔子旣答其問又以父沒而冠之禮告之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賔賔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

非禮也

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彌吉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略之事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小祥彌吉但致爵於賔而不行旅酬於禮未備故也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虞是葬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案士虞禮賔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

所謂虞不致爵也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於主人次主人致爵於主婦尸致爵於主人主婦主人酬賓及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於房中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於其尊舉觶各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筭爵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

行此無筭爵之事以漸備禮故云彌吉

嚴陵方氏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則於禮爲不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則於禮爲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爲非禮也然而不及於禮爲近於薄過於禮爲近於厚故於昭公則言非禮於孝公則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

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鄭氏曰饋奠在殯時也天子諸侯斬衰者奠爲君服者皆斬衰也唯主人不奠大夫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

不足者謂殷奠時祭謂虞卒哭時輕喪重祭怪使重者執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已有大功喪可與他人饋奠乎孔子不解問旨謂曾子所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以否故答云斬衰以下皆可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據所服者言之曽子又不解謂爲他人故更

問云若為他人不以輕已喪服而重他人相為饋奠乎孔子乃言據所為服者饋奠非為他人也以下乃論所為饋奠之事大夫之喪子及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故鄭知齊衰唯兄弟也殷奠謂月朔之奠有牲牢黍稷用人多盛於常奠執事之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緦先取大功以位卑不嫌敵君故遣朋友也案士虞禮祝免澡葛絰帶鄭云治葛以為

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鄭知與祭為虞卒哭時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以其時猶斬衰與祭也

嚴陵方氏曰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斬衰以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喪也曾子反以為輕喪蓋失之矣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鄭氏曰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孔氏曰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孔子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宗廟何得助他人祭而熊氏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士為妾有子及大夫為貴妾是也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

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為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橫渠張氏曰緦不祭禮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其已之私喪也此謂簠簋既陳籩豆既設而有喪也若未陳設亦未必祭也古緦不祭而今在喪不欲廢

祭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
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
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矣祭而誠不至不
如不祭之為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如
此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
不與

山陰陸氏曰據上應云相識之喪緦可與於祭乎今

云喪服嫌緦已輕有不必問也

曽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鄭氏曰廢喪服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非禮為執事於人之神忘哀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即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不問可與吉祭而問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決不可此謂他人在殯饋奠之事是他

人之重者己新説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橫渠張氏曰有喪而祭是不誠也脫衰著吉以臨祭事此心如何

嚴陵方氏曰饋奠雖凶事然非己喪也故說衰而與奠為非禮若夫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

山陰陸氏曰喪服蓋亦言緦麻猶脫也為饋奠而脫之是之謂麻故下文云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鄭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也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

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使人請請成昏也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孔氏曰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禮各宜以敵若彼父死則此當稱父遣使彼母死則此稱母遣使弔也

弔辭云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謂彼家死者使某者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註引宋蕩伯姬鄭假說爲文也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壻已葬哀情稍殺故致命女氏夫婦有兄弟之義壻免喪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前已致命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亦葬後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父母亦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

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奠訖致命於已故也

嚴陵方氏曰夫唱而婦和兄先而弟後則夫婦固有兄弟之義故此言不得嗣爲兄弟也詩不云乎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以是而已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治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父母死則反奔喪服期

孔氏曰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衣服嫁服者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褖衣也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士喪禮註始死至將斂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髽衰三年父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

室故為父母皆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

奔喪

嚴陵方氏曰喪者人之所自盡故不可以昏姻之禮

廢

山陰陸氏曰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麤

者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

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復猶償也過時不祭以重喻輕也反於初謂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

孔氏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

門内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壻家為位而哭曽
子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
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上文聞父母喪在
塗即改服令入門始改服者案禮運云三年之喪與
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
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乃
廢昏禮約上冠禮之文若婦已揖讓入門内喪則廢
外喪則行昏禮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也曽子以初昏遭喪不成禮疑除喪更為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事鬼神昏禮是生人燕飲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桀皇氏曰即位而哭就喪家為位哭也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熊氏曰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於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

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於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頴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

臨川王氏曰正義引期不使三月不從政為據以此論昏姻不幸而過時雖齊衰之末以昏姻不亦可歟

昏禮重於冠大功之末可冠小功之末可娶通典引鄭義云已許嫁使降從大功理或然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鄭氏曰不息燭親骨肉也不舉樂重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祭於禰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己之娶妻嗣續其親是親之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

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廟見之事若舅姑既沒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祭禰同是一事若舅姑偏有沒者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案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

言之則庶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廟見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為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配合後祖祭如鄭此言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

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註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

横渠張氏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於此時決之女家然後反馬

嚴陵方氏曰不息燭則不寢故也不舉樂則不樂故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時無時而憸日而不樂則嗣

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
士昏禮所謂某氏來婦是矣祭於禰以成婦之義言
禰則皇姑從可知

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四十八

宋　衛湜　撰

曽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服齊衰

孔氏曰婦既死於已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

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别處止哀次也唯服齊衰而已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示之未成婦禮見其不敢自專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孔氏曰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

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鄭氏曰曾子問此怪時有之也孔子以尊喻卑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有司弗辯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

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

孔氏曰此一節是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尊者尚不可二喪與廟卑者不二可知也鄰國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拜賓康子又拜

非也當時有司畏康子不敢辯正曾子所問前孤後主今荅前主後孤者謂齊事在前衛事在後也出公來弔非有國大事春秋略而不書

嚴陵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所謂尊無二上者以其神有尊卑不可同時而並祭故言無二上也

山陰陸氏曰是其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以縞不可以言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

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鄭氏曰齊車金路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祝迎廟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也

孔氏曰自此至貴命也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凡祭祀皆乘玉路齊

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謂載新遷廟之主案史記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天子崩國君薨藏羣廟主於祖廟以凶事生人自聚令主亦象生人集聚至卒哭之明日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各先反其廟也三年一祫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曽祖禰四廟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

廟之主四廟舉諸侯言也主謂木主天子一尺二寸

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巳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

大祖廟而反還入巳廟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

若主入大祖廟中則不蹕以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

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義也

横渠張氏曰古者天子廵守載遷廟主而行必載遷

廟主親之主也有廟即當有主

嚴陵方氏曰甘誓曰用命賞於祖則以遷廟主行可

知矣然必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廟無虚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廟為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為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虛乎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

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鄭氏曰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

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孔氏曰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象受命

故云主命案皇氏曰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

出行即埋之階間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於祖禰遂

奉以出熊氏曰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

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

者即埋之還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

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

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也夫子曰何服之有言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有慈母良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為其善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公之言

又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案喪服傳云慈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鄭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年也此謂大夫以下天子諸侯則不服庶母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然故孔子以國君荅云君命所使教子則國君之

子尚不服庶母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鄭知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父沒為庶母慈己亦緦鄭云不服者謂不服小功爾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己者雖父在亦服緦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為之小功知者以士為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己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家語云孝公有慈

母良鄭不見家語故云未知何公也鄭註練冠謂庶子王為其母者𦂳服問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春秋母以子貴若適小君没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故練冠也大夫士為後著緦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為母本應三年以為後壓屈故降服緦麻王侯庶子為母本練冠故今應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故經云古者𦂳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

經無明文鄭云蓋疑辭也

馬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可也取恩之重者貿義之輕者則義可以廢取義之重者貿恩之輕者則恩可以忘故門內之治亦有時而正以義蓋一身之事冠為重一家之事喪為重以一身况一家則喪蓋重於冠是以將冠子冠者至未至皆廢所為冠者正當冠之子也非賓贊也以喪而廢冠則是以恩揜義也此之謂恩重魯昭公少喪母有慈母良欲喪之有司以

為亂國法故父在則為之服父沒則不服是以義掩恩此之謂義重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所記曾子問三十有七子游之問一子夏之問再著才有利鈍問有詳略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練冠喪慈母此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謂之少蓋可矣如此不愛其母而愛慈母又何足怪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

以方色與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

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夫人君之夫人
孔氏曰自此至未殺則廢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
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鄭
註奉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諸侯
從天子救日為陰侵陽是君弱臣强之象欲助天子
討陰也隱義云東方用戟南矛西弩北楯中央鼓穀
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

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春秋傳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别日食象五方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也諸侯相見云大廟火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

横渠張氏曰曾子問廢祭者之故非孔子經心烏能歷歷如此舉之如昔嘗所經慮義理輕重蓋須如此

嚴陵方氏曰旅見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蓋敵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重輕之别也

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子之道虧矣古者宗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則諸侯旅見與夫當祭之禮所以廢也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火日者陽之位也陽主於明故大明以照四方者君道也其有不明則君德虧矣古者日有食之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唯其以陽為不充故諸

侯之旅見與夫當祭之禮亦可以廢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日祭者吉事也朝者盛禮也祭有樂以侑神亦有以樂賓有爵以酳主人亦有以酬賓客其繁也至於十五飯其飲也至於無筭爵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為是也天子廢朝蓋亦廢祭矣故大廟火則哭之日食則救之后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霑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較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祀則不

可以易日矣俎豆既陳賔客既入尸既迎樂已作則雖雨不可廢簠簋既陳鍾鼓既列諸侯相見揖讓而入其雨也可廢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腞時也天子七祀言五

者闕中言之也

孔氏曰鄭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明是祭前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喪事重故也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取中言之見其祭皆然也嘗禘

謂宗廟郊社謂天地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也接祭者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也然桊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奥在殺牲前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奥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迎尸於户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爓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奥行饋熟之禮是二也註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

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案熊氏曰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以其無灌故也故太宰云祀五帝納亨註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為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為祭初不迎尸也

廬陵胡氏曰接祭謂接續行事不徐徐也鄭云接祭不迎尸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在未殺牲之前此經已殺牲後乃云不迎尸非也宗廟之祭

未有先殺牲後迎尸者若夫中霤禮為俎奠於主乃
迎尸蓋五祀之祭非宗廟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
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
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鄭氏曰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
宗廟俟吉也
孔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

禮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奥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註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天子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然五祀外

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不得純如吉禮須宜降殺故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唯行此而已若葬時從啓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宫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以

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無獻佐食以下事也案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經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鄭註郊社亦然何得有越紼行事蓋旣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時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郊社旣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五祀旣畢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不為越紼也唯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

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

嚴陵方氏曰唯大喪之凶然後可以廢大禮之吉凡祭之禮迎尸之時與未迎尸之時事異而禮不相接以其遇災而行之為遽故言接祭而已不暇迎尸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鄭氏曰此祭社稷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孔氏曰案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謂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鄭云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

諸侯也大夫葢略不得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鄭氏曰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

以異者緦不祭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死者無服

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孔氏曰此大夫祭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是據宗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乃止小功緦麻服轉輕禮轉備尸十一飯訖主人

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此時尸祝佐食在室中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若致爵之時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註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是也此小功緦麻

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發祭者謂鼎俎既陳臨祭故不廢也孔子見曽參歴問至大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內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

死者無服所祭謂士所祭祖禰士於死者雖為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鄭註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此皆母親而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母親於已服緦於祖禰則無服也

嚴陵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為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為多此重輕之别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言鼎俎籩豆著陳設雖備猶廢士不言小功略士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虚乎

鄭氏曰不羣立不旅行為其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為彼哀則不専於親為親哀則是妄弔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内外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内情故衰以飾在内之情冠冕文采以飾至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身在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

情所以為虛蓋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己本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己哀忘彼而哭彼是於弔為虛也

嚴陵方氏曰羣與旅皆衆也傳言獸三為羣禮言五卒為旅則旅衆於羣行者必於道路而道路之人為衆故以旅言之不羣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辨故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

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孔子以重喻輕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君喪服除而后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也成喪服為重

始除服為輕未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况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初為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如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大祥若未有君服已小祥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已禘祫大祭亦謂之殷祭有殷事則之君所鄭以為朔月月半薦新之奠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鄭註主人謂適子仕宦者適子主祭祀故待除君服

行二祥祭若支子仕宦雖不得除私服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則無復追祭也

嚴陵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鄭氏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以其有終身之憂孔

子言先王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

孔氏曰曾子謂適子除君服乃有殷祭庶子除君服無復殷祭則是其為父母服一生不有除脫之事於禮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過則不追舉非是不能除改正患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假令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補前祭若適子仕者除君服猶行殷祭非為感時是孝子存親伸孝心也

山陰陸氏曰宰予曰期可已矣性之厚薄不同至如此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孔氏曰殷大也孔子荅云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家治喪若君喪有薦新大事則臣適君所

哭君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為父母治喪若臣有父母喪既殯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歸平常朝夕恒在君處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

孔氏曰上問既殯今問既啓孔子謂歸哭父母而反

往送君葬不待君虞祭歸家治父母喪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鄭知不私服也若父母喪既啓而有君喪則往哭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鄭氏曰其哀雜主於君

孔氏曰前問既殯既啓今問未殯孔子荅曰歸殯父

母訖反君所以殯君朝夕恒在君所家有殷事則暫歸君未殯則君哀重父母又喪親哀亦重君親哀相雜君尊故主於君尋常恒在君所　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內子大夫

適妻也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爲夫之

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

孔氏曰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及朝夕恒在君所之

時在家朝夕奠有闕奠不可廢大夫尊故遣室老攝

事士卑則子孫攝行此明大夫禮節又明婦人進止

謂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總號内子

者卿之適妻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

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非但夫往

妻亦往君所若尋常朝夕則不往舉此則君旣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總號其妻亦總名為內子妻為夫之君服齊衰喪服文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鄭氏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侯禮當言謚於天子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

孔氏曰此一節論謚由尊者出之事凡謚表其實行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名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誄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諸侯及大夫上有尊者作謚天子則更無尊

者故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且示若有天命然也平敵相誄亦為不可故諸侯相誄非禮也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也案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賜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

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鄭氏曰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曾子以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共殯服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子麻弁絰衰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

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已病也
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升自西階異於生也於此
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
宗禮相變也如君已小斂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
遠不可無飾也入自門升阼階者親未在棺使如生
反也
孔氏曰此論諸侯在外死以喪歸之事諸侯或出疆
朝會其出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椑棺而從也

桊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天子椑內猶有水兕諸公椑內猶有兕諸侯以椑為親身孔子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服於時主人在路未忍成服則著布弁謂吉布十五升上加環經也疏衰是齊衰非謂藨屨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杖故鄭云為已病也柩入宮時毀殯宮門西邊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毀此宗廟之牆從柩而入升自西階如似

賓客於此時服殯服菆塗既畢乃成服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是從內而出此謂大斂後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服疏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案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布深衣又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故鄭云在外遠行不可無飾也上來從柩之儀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也　熊氏曰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此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

乃為之

山陰陸氏曰服事也言君㲄大斂而入則内共殯事矣言殯則斂見言斂則殯不見且言大斂於升自西階不協子以麻為弁變於弔服葢弁經三麻弁經為重弁皮經次之爵弁經又次之入自闕所謂觀闕是也宗廟在庫門外雉門内故君出疆㲄入自闕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

禮記集説卷四十八